



美丽优品  
Merry Product



瞳文社  
TONGWEN SHE

十四郎  
作品  
Shisilang  
Works

# 琉璃美人煞

Liuli Meiren  
Sha

中卷

这世上最令人动容的爱情  
是用一辈子的时间  
陪你一起长大

五周年  
珍藏本  
Rare book

仙侠大神十四郎  
最负盛名作品

当当/豆瓣/派派  
无数口碑验证的经典

杏花树下，  
情窦初开，  
他肯定她的疑惑：  
“璇玑，  
我喜欢你。  
比所有人、  
所有事情，  
都要喜欢。”

知识出版社

十四郎  
/ 作品  
Shisilang  
Works

# 琉璃美人煞

中卷



知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琉璃美人煞. 中卷 / 十四郎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5.3  
(魅力优品系列)

ISBN 978-7-5015-8322-5

I. ①琉… II. ①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9301号

责任编辑: 于 雯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粉粉猫 刘天阳

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732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660 mm × 960 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453千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015-8322-5 定价: 29.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杏花树下，情窦初开，

他肯定她的疑惑：

“璇玑，我喜欢你。

比所有人，所有事情，都要喜欢。”

#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章	玲珑「归来」	001
第二章	启程	015
第三章	此情须问天	029
第四章	他要的绝对	039
第五章	箭在危弦	059
第六章	轩辕派灭门真相	071
第七章	一起生，一起死	085
第八章	背叛	099
第九章	情人咒	115
第十章	离泽宫	125
第十一章	如果每一条退路都没有你	141

# 目录

▼ CONTENTS

第十二章  
驯养灵兽

153

第十三章  
神兽腾蛇

169

第十四章  
那一刻的惊惶，那一刻的怦然心动

183

第十五章  
禁闭

199

第十六章  
故人

209

第十七章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

223

第十八章  
真假难辨

235

第十九章  
又四年过去，簪花大会

247

第二十章  
皓风的影子

263

第二十一章  
同归于尽

279

第二十二章  
我爱你，但我已不想再与你一起

295

番外二  
逆转

311

暗地偷袭人这种事，钟敏言以前没做过，以后未必会做，不过今天他却要做一次。

他和若玉两人在地牢附近转悠了很久，终于等到天黑，两个浮玉岛弟子提着饭盒来送饭。若玉对他使了个眼色，两人绕到后面，一人一个手刀，那两个浮玉岛弟子哼也没哼一声就晕了过去。

钟敏言一面脱他们的衣服，一面又急急忙忙从怀里取出软香酥，朝他们脸上喷。若玉飞快地换上了送饭弟子的衣服，一面催促他：“快点！那边好像有人过来了！”

钟敏言第一次做坏事，害怕之余还有些兴奋，好不容易把衣服换上，提着饭盒，和若玉朝地牢里走。没走两步就被看守的弟子拦下了。

“令牌。”

令牌是什么东西？钟敏言一怔，旁边的若玉却早已气定神闲地从怀里取出一块朱红色的小牌子，递过去。钟敏言有样学样，也掏出令牌递上，耳边听那两人问：“中午让你们传话给师父，要些伤药绷带，可带了吗？”

若玉点头道：“带了，还是最好的呢。”

那人叹道：“那便好……真是可怜啊，被拷打成那样……依我看分明是个人，可容谷主他……”

另一人急忙拉住他的袖子：“别多话，让他们进去送饭吧。”

钟敏言提心吊胆地跟着若玉朝阴暗的地牢里走，抬眼见他气定神闲，手都不抖一下，心中不由佩服。

浮玉岛地牢潮湿且阴暗，大约是靠海的缘故，越往里走，地上积水越深。到了最里面一道铁门处，漆黑发臭的积水已经没过两人的脚面了。看门的弟子把铁门打开，放他们进去送饭，钟敏言只觉一阵恶臭扑面而来，呛得人几乎要呕吐。

定睛一看，里面一条极窄的走廊，漆黑的积水眼看要没过小腿，旁边是一个个鸽子笼一般的牢房，大多是空的。

钟敏言只觉心跳得厉害，脚下的积水冰冷恶臭，他的心几乎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不知是因为惊骇还是愤怒。旁边一个牢房里忽然传出铁链轻轻碰撞的声音，在空荡死寂的地牢里骤然响起，钟敏言仿佛被针刺了一下，猛然回头，眼前的景象令他喉咙中发出一声古怪的呻吟，再也站不住，慢慢跪在了积水中。

“大……大哥？”他喃喃叫着被重重铁索钉在墙上的那个人。或许，他此刻也不算是个人了，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肉，两个膝盖骨更是白森森地凸了出来。鲜血顺着他的脸往下滴，很快又结成新的干涸的血珠。

他微微动了一下，抬头望过来——或者不能说望，因为他两只眼睛的上下眼皮都被人缝合了。

钟敏言手里的饭盒再也抓不住，掉在积水里。他狠狠抓住铁栏杆，眼睛里一阵火辣，肚子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烧，每一寸皮肤都感到了一种剧烈的疼痛。

“我……我马上救你！”他颤抖着从袖子里取出钥匙，一根根地试，可是手抖得太厉害，那钥匙无论如何也抓不住，又落进了水里。钟敏言恶狠狠地咒骂一声，额上青筋暴露，胡乱用手去摸索，总是不得要领。

若玉叹了一口气，弯腰将那串钥匙捞上来，轻声道：“不要这样，让他心里也难受。”

钟敏言背过身去，用力擦掉脸上的泪水。若玉将牢门打开，他立即冲了进去，掏出宝剑朝那些铁索上狠狠地砍，只砍得火星四溅，那铁索上也只留下几道杂乱的白色痕迹，纹丝不动。

“这是什么鬼铁索！”他边砍边骂，最后几乎脱力，也没砍断一根铁索。

“大哥！是我！我来了！你……你能听见吗？我是敏言！你再忍忍，我明天借了崩玉来救你！”

钟敏言满眼泪水，抓住他的肩膀，只盼他能给一点回应。手触的地方满是血污，其实钟敏言自己也知道，他根本撑不住，很快就会死掉。他只是个普通人，还得了重病，为什么会被平白无故地关进地牢这样折磨？

欧阳大哥动了动脖子，鲜血淋漓的唇间喃喃念着什么。

钟敏言急忙把耳朵凑过去，哽咽道：“你说什么？大哥……我是敏言……你大声些……”

他却只发出类似叹息的声音，眼皮上的血落在钟敏言脸上，烫得他浑身汗毛立起，他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容谷主怎么能这么对你！我……我马上去向他求情！求他放了你！”钟敏言转身就走。

若玉死命拉住他，低声道：“你疯了！咱们是偷偷进来的！要是让别人知道，十个欧阳大哥也死了！”

钟敏言两眼赤红，声音嘶哑：“我……我不明白……他明明是人……不是妖……明明



是人……谁都能看出来的……为什么……怎么会这样……我们这些修仙的，不是说要照顾百姓，不让他们受苦吗……”

若玉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叹息：“此事过于复杂，不好说……要犯被人抢走，对内对外都不好交代，容谷主和东方岛主……也有他们的苦衷吧……”

钟敏言紧紧盯着他，喃喃道：“你、你的意思是……他们打算拿大哥做替罪羊？迁怒于他？”

若玉苦笑两声，没有说话。

钟敏言脸色渐渐变得惨白，他忽然觉得浑身都很重很重，重得他无法站立，只能缓缓蹲下，死死揪住自己的头发，脑子里嗡嗡乱响。

若玉看了一眼外面的铁门，催促道：“咱们待得太久了，得赶紧离开。明天再找机会进来吧！”

“不行……”钟敏言轻轻说着，“我……我不能丢下他……”

若玉太急，正要再劝，忽听上面那人低声道：“敏言……”

钟敏言猛地跳起来，死死扣住欧阳大哥的肩膀，颤声道：“是我……大哥你再忍忍……我、我太没用了，今天没办法救你出去！”

欧阳大哥嘴唇动了动，轻声道：“不用了……欧阳……我弟弟他，走了吗？”

钟敏言死死咬牙：“他、他自己一个人逃了！丢下你不管！猪狗不如！”

欧阳大哥喃喃道：“他走了……也好。娘生前最挂念的就是他生死未卜……虽然，我……一直觉得他变了不少，不再……像是以前那个活泼的弟弟，但……他总是我的亲亲……”

钟敏言忍不住道：“大哥！他是妖！他亲口承认的！他怎么……会是你弟弟？”

欧阳大哥怔了很久，才轻声道：“他……怎会是妖……啊，十二年前那次……难道，那时候他已经死了？被妖物附身？所以……他才变了那么多……才要离开家乡……”

钟敏言见他虚弱不堪，不宜再说话，便低声道：“大哥，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再忍忍，明天晚上我一定把你救出去。现在我得走了……你……你保重！”

说罢他又是泪如泉涌，抱着他不肯放手，只觉自己一离开，世上唯一的牵挂便要断了。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亲人的感觉，可一转眼便要失去它。

欧阳大哥喃喃道：“别救我，若是真为我好，便杀了我……不用再受罪……”

“大哥！”钟敏言急得几乎要冒火，“不要随便说死！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

他只是摇头：“你不知……那老者的手段……敏言，给我个痛快，杀了我吧……大哥……求你这一次……”

钟敏言还要再劝，忽听铁门被人飞快地打开，外面的看守弟子冲进来，一见他俩与要犯说话，立即拔剑厉声道：“原来是奸细！快去通报掌门！”

后面立即有人答应着掉头就走。

若玉知道这一闹开，哪里都不好看，当下取出弹弓，对准那些弟子的膝盖，一串铁弹珠“嗖嗖”弹出，痛呼声登时响成一片，总算把他们缓了一缓。

“快走！不要啰唆！”若玉反手过来抓钟敏言，不防那些弟子攻了上来，他只得勉强招架，一面又要防着有人出去报信，直从牢门这里一直斗到大门，死死守住门口，不让一个人通过。

钟敏言满头是汗，急道：“大哥！我……你……”

他再也劝不得什么，这次过来救他被人发现，看守必然严厉十倍，那容谷主也必然认定了他有同谋，拷打一定更加严厉。

他依依不舍地抓着欧阳大哥的手，只觉整个世界都在一瞬间分裂成两半。那边若玉在勉强招架着看守弟子，催他快走，这边大哥只是静静看着他，轻声道：“杀了我，敏言……不要让大哥继续生不如死……”

他痛吼一声，手里的剑举起，无论如何也刺不下去。好像所有的一切都颠倒缭乱，他完全适应不过来。

“敏言……”那人柔声说，“以后又是你一个人了，大哥……担心得很。”

钟敏言闭上眼，狠狠地把剑刺进了欧阳大哥的胸膛，鲜血喷了他一身。那一瞬间，他浑身的毛孔都缩紧，毛骨悚然的滋味袭来。他只觉这一切像是个噩梦，或许醒过来什么也不曾发生。他没有把欧阳大哥带来浮玉岛，也不曾亲手把他带往死亡之路。

很久很久，他才茫然地睁开眼，对面那个血肉模糊的人早已断气了，唇边还挂着一抹安心的笑。他总算痛快地死去，一眨眼就到了奈何桥。

钟敏言好像也跟着死了大半，浑身僵硬，手里的剑再也握不住，“咣当”一声掉进水里。

冷，很冷。他想把自己紧紧蜷缩起来，又想抱着大哥的尸体大哭一场。大哥说的没错，从此又只是他一个人了。

若玉渐渐招架不住那些弟子的攻势，只得回头急叫：“你……你别发呆！快走啊！”

可他却像个木头人，动也不动。若玉实在无法，正要抽身回去拖着他一起逃，不防门外忽然冲进一人，快若闪电，那些守卫弟子也没料到他们还有援军，一时不备，被他一手点倒一个，一瞬间就对付了大半。

若玉急急定睛，却见禹司凤气喘吁吁地站在对面，低声道：“怎么这样慢！快出去！”

“你……”若玉想说什么，却又吞了回去。回头望望钟敏言，他还跪在欧阳大哥的尸体前，一动不动。

“那人……抵不过折磨，求敏言给了他一个痛快。”若玉叹了一口气，“他只是个普通人，奈何……”

禹司凤走过去，一把拎起钟敏言，道：“你发呆有什么用？快走！莫要让别人发现是你们做的！”

他见钟敏言还在怔怔地流泪，便叹道：“你心里难过，可以回去慢慢哭！现在马上走！玲珑回来了！”

玲珑回来了！这五个字简直是惊天霹雳，立即把钟敏言激荡的神志震了回来。他抬手抹去泪水，急道：“当真回来了？”

禹司凤从水里将他的剑捞起，抬手抛给他，一面又道：“只是有些不对劲，你快去看看！”

钟敏言强忍悲痛，回头又看了看欧阳大哥的尸体，禁不住泪盈于眶，颤抖着对他拜了三拜，喃喃道：“大哥……黄泉路上走好！小弟不能相送了！”

他说完咬了咬牙，收剑回鞘，转身便走，再也不回头。

玲珑回来了。而与她一起来的，还有奄奄一息的杜敏行和少阳派的端平、端正两个弟子。

所有人都聚集在正厅，每个人的脸上神情都十分凝重。端正站在厅中，正叙述一路过来发生的事情。

“师娘见师父去了浮玉岛久久不归，又听闻浮玉岛出了一些事情，所以派弟子二人前来相助。我们在高氏山遇到了敏行和玲珑师妹。敏行不知被何人打成重伤，玲珑师妹也……有些不对劲。我二人在高氏山搜索了一番，不见有他人，不敢耽误行程，所以便急急过来了。”

褚磊眉头紧锁，半蹲在一个红衣少女面前。她面无表情，动也不动，简直像个木头人，正是失踪许久的玲珑！璇玑抓着她的手一个劲叫她，她却一点反应也没有，除了偶尔眨眨眼，她几乎就像是石头做的。

“爹爹……玲珑她？”璇玑见褚磊替她诊脉完毕，不由急急开口相问。

褚磊默然无语，抬手在玲珑眼前挥了挥，低声道：“玲珑，听得见爹爹的声音吗？”

她还是不动，面容死板。

璇玑忍不住要哭，死死抓着她的手，不知如何是好。

褚磊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一旁的容谷主过来看了看玲珑，在她头上摸了两下，微微一惊：“好厉害的手段！”

褚磊急道：“谷主知道是怎么回事？”

容谷主点头，正要解释，忽然门外急匆匆跑进三个人，正是禹司凤他们。钟敏言和若玉刚刚换下浮玉岛弟子的衣服，随便洗了把脸将血迹冲走，顾不得仪容整齐就过来了。

钟敏言一眼就望见了坐在椅子上穿着红衣的玲珑，心中不由一颤，急忙跑过去。

“玲珑！你这些天跑哪里去了？”他连问好几声，她却一点反应也没有，连睫毛也不动一下。他惊诧莫名，望向璇玑。

她忍了好半天，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喃喃道：“玲珑她……她不知道怎么了……既不

动也不说话……”

钟敏言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能抬手在玲珑面前不停地挥着，急道：“玲珑！你不要吓人！这是怎么了？”

褚磊沉声道：“敏言不要说话！听容谷主说！”

他猛然住口，绝望地望向那个花甲老人，忽而想起地牢中欧阳大哥的惨状，心中对他不由自主起了一些恐惧和避讳。

容谷主自然是没在意这个小弟子有什么异状，接着说道：“这个叫摄魂术，是极高深的一种法术，通常为巫蛊之士用来诅咒或者暗杀。你们知道，人有三魂七魄，所以能言能舞，有七情六欲。但倘若将其中二魂六魄都抽走，只留下一魂一魄，人是不会死的，但不能说话，没有知觉，也和死人差不多了。”

众人听后都是骇然。钟敏言急道：“那……可有解救的办法？”

容谷主沉吟道：“办法倒是有，只要将这孩子的二魂六魄取回来，用同样的法子放回身体里，自然就能恢复了……虽然不知是谁这样做，又为了什么目的，但是会这种法术的人少之又少，施法的人自然不会解救她，所以……”

这一下连褚磊也有些撑不住了，微微一晃，一旁的禹司凤急忙将他扶住。钟敏言怔怔地看着玲珑，她完全没有变，乌黑的眼睛，殷红的嘴唇，可是，没有一点生气。那眼睛再也不会恶狠狠地瞪他，那美丽的嘴唇再也不会吐出让他心驰神摇的话语。

他不能承受这一连串的变故，先是欧阳大哥，接着是玲珑。他现在只想放声大吼，没命地奔跑，然后把自己深深埋在地里，永远也不要出来，这样就永远也不会痛苦了。

“我去找！”一个声音忽然在他耳边响起。众人急忙回头，却见璇玑定定地站在那里，低声道：“我去找回玲珑的二魂六魄！我去找人救回她！我一定会把她救回来！”

众人万万想不到这个平时懒懒的，看上去还有些呆板的少女居然有这样大的勇气。褚磊有些动容，最后却摇了摇头：“璇玑，这不是儿戏。天下之大，你去哪里找？”

璇玑咬了咬唇，认真地说道：“只要慢慢找，一定能找到！不管多少年，我一定要把玲珑救回来！”

禹司凤点了点头：“我也一起。”

璇玑感激地看着他，他回她一个淡淡的微笑。就是这样的微笑，让她觉得，无论什么样的困难，有司凤在身边，就一定能迈过去。他简直就是她仰仗依赖的神。

钟敏言嘴唇微微一动，起身道：“我也去。不管多少年，就算死了，也要找到。”

褚磊正要说话，却听旁边传来一阵呻吟，一人喃喃道：“这里是……”正是方才一直重伤昏迷的杜敏行，他醒了过来。

褚磊急忙蹲下身子，低声道：“敏行，是我。不要动，你的伤口刚刚包扎好。”

杜敏行被端平、端正带回来的时候，几乎是个血人，浑身上下有无数道伤痕，都是又细又薄，像是被什么纤细的武器所伤的。

他眨了眨眼，终于有些回神，忽然一把抓住褚磊的手，急道：“师父！高氏山……那帮妖怪……把敏觉抓走……玲珑师妹她失了魂！”

褚磊心中一凛，沉声道：“莫急，慢慢说！”

杜敏行大口喘气，紧跟着剧烈咳嗽起来。璇玑急忙把茶水端到他嘴边，喂他喝了两口。

好容易顺了气，杜敏行才轻声道：“师父派我和敏觉回少阳派，我们经过高氏山的时候，本想四处找找有没有玲珑师妹，谁知……遇上了那伙妖物，好生厉害，弟子斗他们不过，险些丧命。然后玲珑师妹……不知从什么地方跑了出来，她似乎与那为首的妖认识，大声斥责他一番，让他放了我和敏觉。谁知……那人只是冷笑，说了一句‘是时候了’，随后不知对玲珑师妹用了什么法，她顿时变得……好像个木头人。那人把敏觉抓走，又将弟子重伤，让我带话给师父你，就说……旧日恩怨只当一笔勾销，他迟早会踏平少阳派……毁了定海铁索……”

众人听说这一番曲折，都有些莫名其妙。那人说旧日恩怨，莫非是褚磊的仇敌不成？但褚磊身为少阳派掌门，生性严谨，处事一向公正磊落，甚少与人结怨，到底是什么人用如此狠辣的手段对付少阳派？无论如何，对方与那些企图破坏定海铁索的妖物是一伙的，知道了敌方是谁，要救玲珑和陈敏觉，就容易多了。

璇玑忽然望向容谷主，淡淡说道：“谷主，你上回和那只妖说，他们的老巢是在不周山，对不对？”

容谷主猛然一怔。他当日的話，近乎耳語，除了那只妖本不該有任何人聽見。那副宮主興許有什麼別致的法子可以偷聽到，也罷了，眼前這個黃毛丫頭居然也聽見了，不能不讓他吃驚。

她這話一出，褚磊也忍不住望向他，很显然他也是第一次知道群妖的老巢是在不周山。

“你……”他竟然无话可说。

璇玑问道：“是不是真的？”

容谷主盯着她看了良久，才缓缓点头：“不错……我也是听说的。至于事实如何，那只有去了才知道。”

璇玑道：“我这就去不周山，把二师兄和玲珑的魂魄带回来！”

钟敏言他们纷纷响应，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就飞到不周山把妖物的老巢捣个稀巴烂。

褚磊皱眉道：“胡闹！凭你们几个的本事，如何能斗得过妖物？莫忘了东方岛主都重伤在妖物剑下！你们几个孩子去了也是白白送死！”

他说得自然也有道理，一想到还重伤卧床不能动弹的东方岛主，先前那股豪情好像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去了也是送死，可是不去，玲珑和陈敏觉又怎么办？

褚磊又道：“此事从长计议，不可鲁莽！眼下守住少阳派，不让妖物猖狂是头等大事。那不周山，谁也不许去！”

璇玑定定看着他，轻声道：“在爹爹心里，女儿和弟子的命，竟然比不上少阳的面子？”

褚磊登时大怒，抬手就要给她一个耳光，然而见到她丝毫不畏惧的眼神，灼灼闪亮，那巴掌却无论如何也挥不下去了。他缓缓放下手，沉声道：“不是面子！而是生死存亡的事情！你想少阳派也变得像轩辕派那样，被灭门？数百人的性命，与两人的性命比起来，孰轻孰重？你想不明白吗？”

璇玑低声道：“我是不明白。定海铁索的事情你们明明知道，却从来不说。事情发生了，又遮遮掩掩，迁怒在别人身上……我是不知那被关押的什么妖有多厉害，更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死守着定海铁索不放。但我知道，他们的目的只是破坏铁索，不是灭门。”

褚磊忍无可忍，铁青着脸，一掌拍向旁边的红木烛台，那烛台立即碎成一片一片的，散了一地。

“你不明白的事情还有很多！”他厉声道，“你不明白那妖物若是被放出来，生灵涂炭会死多少人！更不明白五大派同气连枝，守护的到底是什么！你什么也不懂，却在这里与我争辩，璇玑！你太让我失望了！”

语罢，场内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望着璇玑，盼她服输，说两句软话，将这场尴尬化解掉。谁知她只是淡淡一笑，轻声道：“妖若是杀人了，再将它杀了就好。它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杀？我不愿意用玲珑和二师兄两条命，去换那些不确定的东西。总之，我一定要救他们。”

“你……”褚磊恨不得将她踢出去，永远也不要再见。

容谷主赶紧过来打圆场：“好了，褚老弟息怒，小丫头你也少说两句！兹事体大，不是你们小孩子胡闹的时候。你也见识过那些妖的手段，总不能为了赌气，就将整个少阳派弃之不顾。更何况，你们这些年轻弟子当前的任务不是这个，而是簪花大会。在此之前，谁也不要捣乱。夜深了，都赶紧回去休息，让你们大师兄也好好养伤。”

璇玑自己也知道说得过分了，走到门口，才回头轻声道：“爹爹，我不是要放弃整个少阳派。我是想……大家都能像以前那样，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所以……玲珑的事我不放弃，少阳派，我也绝对不放弃。”

褚磊脸色铁青，一时间只觉无比疲惫，挥了挥手，什么也没说，颓然坐了下来。

在璇玑心里，玲珑一直是个好姐姐。虽然经常大呼小叫，争强好胜，但这样的玲珑其实一点也不讨厌，她最喜欢玲珑神采飞扬的模样。

她从来也没想过，有一天玲珑会变成木头娃娃一样，乖乖地被人牵着走，乖乖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无论对她说什么，她的眼神都不再有变化。容谷主说过，被抽走两魂六魄的人，其实与死人无异。

璇玑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她也不知怎么相信。玲珑还活着，会呼吸，静静地躺在床上。

上，眼睛还眨着，仿佛随时会跳起来大喊她的名字，然后紧紧拥抱她，扭成麻花一样问她这些日子去哪里了，为什么不去找她。

“我……我找过的……”她喃喃说着，想摸摸玲珑红润的脸颊，可是眼前的那个人如同青烟一样散了开来，那只是个幻象，真正的玲珑还躺在床上，眼皮也不曾动一下。

璇玑眼睛里一阵疼痛，泪水不由自主落了下来，滴在玲珑苍白的脸上。她用手指轻轻擦干，低声说道：“玲珑……你不要死……我一定把你救活……”

窗外晨光微蓝，这令人肝肠寸断的一夜终于慢悠悠地过去了。璇玑怔怔地望着晨光中玲珑玉白的脸，终于抬手把满脸的泪水擦干，吸了一口气，起身推开门——不管爹爹他们怎么说，她一定要去不周山把玲珑的二魂六魄带回来。

门口堵着四名浮玉岛弟子，见她推门出来，便有些神色尴尬，纷纷抱拳行礼，当中一人道：“褚小姐是要去哪里？我等可以为你带路。”

璇玑瞪圆了一双哭红的眼睛，像只小兔子，摸不着头脑：“我……我认识路啊，为什么要带路？”

那几个弟子都有些为难，只得笑道：“掌门吩咐下来，这几日不管褚小姐要去哪里，我们都得作陪。眼下也快点卯了，褚小姐是要去吃早饭吗？”

璇玑不是笨蛋，这时候再反应不过来就是个傻瓜了。她涨红了脸，低声道：“这算什么？是来监视我吗？我是犯人吗？”

那些弟子见她有恼怒的意思，急忙笑道：“褚小姐言重了。只不过昨天岛上又有奸细混进来，将地牢看守弟子打伤，又杀了要犯，现在还没调查清楚究竟是何人所为。褚小姐远来是客，所以掌门便命我等前来照应……”

璇玑淡声道：“都是借口。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儿，要什么照应。我去什么地方后面都有四个人跟着，很好玩吗？那我去茅房你们也要跟着？”

那四个弟子有男弟子，听她这样反驳，脸都红了，奈何掌门的命令他们不敢违抗，眼见璇玑大步踏出房门，就算真是要去茅厕，他们也不得不跟着了。

璇玑见他们真的像牛皮糖一样跟上来，心中又恼又郁闷，想到他们说的昨晚奸细混进来刺杀要犯，她顿时联想到了钟敏言他们的“伤口崩裂”问题。难怪司凤昨天晚上说话支支吾吾，原来是他们做的，居然把欧阳大哥给杀了……又是这样，他们什么都知道，只有自己被蒙在鼓里，这种被排斥在外面的滋味，很多年前她就尝过了，很不好受，想不到如今又要再次体验。

她忽然停下脚步，后面四个浮玉岛弟子也急忙停下。璇玑回头瞪着他们，只觉气恼得不行，真想拔剑将他们赶走。

正想得杀气腾腾，却听后面有人叫她：“璇玑，你在做什么？”

原来是钟敏言他们，璇玑正要过去和禹司凤诉苦，却见他们每人身后也跟着好几个浮玉岛弟子，大家都尴尬地大眼瞪小眼，不知该说什么。

“原来……你这里也……”钟敏言无奈地揉了揉额角，声音中带着浓厚的鼻音，听起来疲惫无比。他也是一夜没睡，眼中布满血丝，不知有没有偷偷哭过。

禹司凤叹了一口气：“大概是怕我们一时冲动跑到不周山，居然派人来看管……真没想到。”

若玉见一群人站在庭院里发呆也不是个办法，便道：“我们进去看看玲珑，可以吗？”

璇玑默默打开门。

钟敏言在门口怔了良久，终于慢慢走了进去。其他三人都很有默契，把门关上，站在门口和其他弟子两两相望，大眼瞪小眼。

钟敏言这两日遭受的理念颠覆，比以往十几年来都多，他有些无法承受，肩上仿佛被人一层层加了许多东西，压得他气也喘不过来。

他一直深深信赖的，引以为豪的某种东西在那个晚上，被轻轻打碎了。他一直深深爱恋的，舍不得伤害的宝贝，在无意间丢失了。

现在他好像失去了一切，一无所有，自己的存在好像也变得毫无意义。

屋子里有些阴暗，床上躺着一个红衣少女，半旧的绸被搭在她的身上，漆黑长发散了一床，在日光下熠熠生辉。

钟敏言慢慢走过去，怔怔地望着她，心中好像被人用刀锋狠狠刮着，痛得他缓缓跪了下来，紧紧握住她的手，好像这样就能获得一些勇气。

很久很久，他沙哑的声音在静谧的屋子里响起：“玲珑……都是我的错……”

他不该在高氏山丢下她一个人，更不该最后放弃搜索跑来浮玉岛。

记忆里那个如花少女，乌溜溜的眼珠，似嗔似喜看着他，脸上红晕乍现，最后一咬牙，嗔道：“钟敏言，你倒是给我一个交代！”

是的，他还没有告诉她，自己是多么喜欢她，很早以前他就在幻想，以后一辈子都与她一起过。他应当早早就告诉她，抓着她的手，不管她如何挣扎，也要轻声且坚定地说给她听，他喜欢她，这辈子都不会离开她。以后成婚，他们要生很多孩子，他喜欢女孩儿，要长得和她一样。

修长的手指拂过少女木然的脸庞，有几滴泪轻轻落在她的衣服上，很快就晕染开来。

“玲珑，你等着我。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钟敏言吸了一口气，起身拉开大门。

璇玑三人还在门口等着，没有要走的意思。

“进来说。”他低声说着，抬头看了一眼那些浮玉岛弟子。

四人一起走进屋子，将门关上。禹司凤见他脸上还有泪痕，便无言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不知说什么是好。

钟敏言沉声道：“这样不行，每天都有人跟着，一直到离开浮玉岛。想必师父也不会让



咱们再继续历练了，必然押着一起回少阳峰。我们得想个法子把这些人甩开。”

璇玑早就憋了一肚子火，当即道：“直接杀出去吧！”

禹司凤按住她：“冷静点，这时候不能暴躁。无论如何，这也是各位掌门的好意，怕咱们白白送死，闹僵了反而不好。我想，这些人也不可能一整天都跟着咱们，总有换班疏忽的时候。咱们等到夜深人静，他们都乏了，再偷偷溜出岛。”

“那他们要是一直不疏忽呢？咱们就一直等着？”璇玑近来被这些事弄得脾气很大，倒有点玲珑那种不顾一切的鲁莽劲了。

“璇玑。”禹司凤叫了她一声，没说别的，只静静看着她。

她垂下头，半晌才低声道：“我……我知道啦。我忍着就是。”

禹司凤忍不住摸了摸她的脑袋：“乖。很多事情急躁了反而办不好。咱们在屋里待久了，他们肯定也会加强提防，不如出去走走。”

若玉点头道：“确实，省得让他们察觉咱们商量着逃跑的法子。对了，说起来……谁知道不周山在哪里？我只听过，却从来没去过。”

众人都摇头，看来谁都听过不周山的大名，但没事谁会往那个地方跑。

“我有地图。”璇玑赶紧取出地图铺在地上。谁知四人看了半天，几乎看成了斗鸡眼，也没在地图上找到“不周山”三个字。

若玉揉了揉额角，叹道：“上古神话里，水神共工不敌火神祝融，撞倒了不周山，所以人间兴起灭顶洪灾。那不周山既然能顶天，想必是极巍峨雄伟的山脉，怎么地图上居然没有。”

“你……说的是神话啊。会不会……其实根本没有不周山？或者……它现在不叫不周山了？”璇玑还在地图上一点一点寻找着。

禹司凤沉吟道：“听说那地方和冥界连通，更有神荼、郁垒两员神将守护冥界大门。传说虽然不可尽信，但也不会是空穴来风。我以前听师父说，不周山是在西方大荒地附近，咱们不如一路西行，到时候再打听吧。”

众人商议完毕，这才开门出去。

那些浮玉岛弟子早已等得不耐烦了，见他们出来，赶紧迎上，笑道：“世兄们要用早饭吗？”

钟敏言老气横秋地“嗯”了一声，还补上一句：“上回吃的那个紫米粥不错，麻烦世兄们帮忙说一声。哦，还有，浮玉岛腌制的那个什么小菜味道也不错。”

那些人面面相觑，心想难道我们是当下人的吗。然而师命不敢违抗，只得答应着去办。

璇玑见他们一脸郁闷地走了，忍不住扑哧一笑。钟敏言出了一口恶气，舒坦地伸了个懒腰，一旁的禹司凤和若玉两人只有苦笑摇头。

郁闷归郁闷，说到底这事和浮玉岛弟子也没关系，吃完早饭，四人不好总聚在一起，便